



通俗文艺丛书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常思德等著



4752

115



通俗文艺丛书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常恩德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EF78/33

通俗文艺丛书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著者 常 恩 德 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694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18 字数：30,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7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460

定价：(五) 0.14元

目 次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昌奉	5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常恩德	17
难忘的航行	××军械处集体编写	30
毛主席在棠下社	许 实等	52
在毛主席家里作客	于民生	62

通俗文艺丛书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常恩德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EF78/33

通俗文艺丛书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著 者 常 恩 德 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694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18 字数：30,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7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460

定价：(五) 0.14元

目 次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昌奉	5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常恩德	17
难忘的航行	××军械处集体编写	30
毛主席在棠下社	许 实等	52
在毛主席家里作客	于民生	62



跟隨毛主席長征

陳昌奉

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一個夜晚，由九軍團、一軍團、五軍團、三軍團和幹部團組成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和中央機關到达了金沙江邊，這是我們突破烏江后遇上的第一條大江。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龍般的翻騰着。我們船隻很少，大家都很忙。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軍團的負責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時，我當毛主席的警衛員。天快拂曉，主席帶我登上船渡過了金沙江。一過江，他又和當時的總參謀長劉伯承將軍研究隊伍渡江后如何前進的問題去了。我去給他找房子，安排住處。

江岸邊是光禿禿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五个不象樣的洞子。洞子里濕的很，沒有木板，就連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潮濕的地下鋪

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給主席打好了鋪。心想，等他回来休息一下。別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他这几天太累了。

搭好了鋪，他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都还没有打开。过去一到宿营地，这些东西都是我和秘書黃有风同志一块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的。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黃有风同志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公呢？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去，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没有桌子，办公用具也摆不开。这时，过江已有吃两顿饭的工夫，主席也許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我連水还没有燒好呢！他累了一夜，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沒管办公用品摆沒有摆开，去找地方燒水去了。

天大亮了，主席回来了，找人来叫我。我一进洞口看見他站在洞子中間沉思。我說：“您回来了。”他答应了一声，接着問我道：“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鋪說：“好了！这地方連木板也沒有，鋪只好打在这地下了。請您先休息一会，水馬上就开了。”說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繼續燒水。还没有走出洞口，他就把我叫住了：“办公的地方呢？”我隨

口答道：“黃秘書還沒來到，这里連張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点水吧！”他象是沒有聽見我的話，向前迈了一步，用他那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語調說：“現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飯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有我們兩三萬同志在等着哪！這是凡萬同志的性命呀！”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他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主席又向前走了幾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說：“先去找塊木板架起來也行！”我這才恍然大悟，①飛也似的跑出了洞子。

好容易找到了一塊堵洞口的小木板，連忙搬進了主席辦公的洞子。主席親自動手和我把它架了起來，擺上了辦公用具，這時，我突然想到燒的水一定開了，便想出去取來。我剛想迈步，就聽見主席叫道：“陳昌奉！”我說：“有！”“你過來。”我走過去，站在剛架起來的“桌子”對面。主席說：“我今天要處分你呢！”雖然他的聲音還是那樣的溫和，他的目光還是那樣的慈愛，但我的心里卻頓時緊張起來。這種緊張，是因自己失職②而造成的。

① 恍：讀 huǎng。恍然大悟：忽然明白過來。

② 沒有做好自己應做的工作叫失職。

我不知該怎麼辦，只是雙手揉搓着衣角，呆呆地望着主席。他接着說：“我罰你一天不睡覺，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說：“好吧！”就在他对面坐下来。这时，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电报，电话鈴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他忙的一点空也沒有，心里很难过，竟想流出泪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許不致使他忙得这样。

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一旁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說罰我不睡覺，是一句笑話；但今天一看主席他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睡意也沒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的用眼瞅我，并微微发笑。我更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給他凉了一杯，才又坐下来。过了有两頓飯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說：“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飯休息。記住，無論現在和将来，对我们來說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撫摸着我的头輕輕地說：“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話，我更不愿动，

了。主席又說：“快睡去吧！”我原来存在眼內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評才流出来的。当时只觉得象在家里做錯了事，父母不責难我，反而說“好了，下次不可，去玩去吧！”一样，心里翻騰的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鋪上，很久沒有睡着，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閃过。

……那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底，我由工农紅軍第四軍軍部，調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給毛主席当勤务員。那时我們还不称他主席，称他毛委員。

主席的行装很簡單，只有两床半毛半綫的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們战士一样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用的东西是一把已經經过了的破雨傘，一个吃飯用的缸子，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書籍把这个公文包装的滿滿的。每当行軍作战，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傘，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鋪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臥鋪。

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飯就点上小灯，

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紙、笔就开始工作。主席在看書、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不一会便伏在他身



边睡去。每到半夜时分他就輕輕地把我叫醒，說：“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臉盆，他使用毛巾在桶里沾着擦擦臉，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臉他就餓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飯”——最底下一层是米飯，中間是一点菜，頂上面一层又是米飯——去热一热給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飯吃不了，就用紙盖起来，留着下頓再

吃。从来不准我隨便倒掉。吃了飯，他又看下去或写下去，有名的《查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他当选了共和国主席。但他那时吃飯还是只用一个缸子。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我們打开了福建的漳州，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磁飯盒。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念不起書，参加革命时一个字也不識，那时紅軍每到一处都要貼标語，主席就利用行軍的空余時間，指着标語教我認字。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我写的。

電話的鈴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抬头一看，主席还在工作着。

金沙江对岸的三四万部队，一直过了三天三夜。主席也三天三夜沒有离开那張办公“桌”。

渡过金沙江，通过了彝族^①区，紅軍的铁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急行搶渡了大渡河，到达了花岭

① 彝：讀 yí。彝族，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居住在四川、西康、云南一带。

坪。这天我們要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据說要走一天才能达到。

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沒赶上中央队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队伍一块前进了。这次跟着主席的有我，还有我們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我們一行走到了一个上下十多里的山間，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們冲来，扔下来的几顆炸彈正落在我們身旁。大家一齐向主席身边拥去，心里緊張的很，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險。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剛才負伤的同志身旁。我过去一看，負伤的原来是我們的班长胡长保同志。他躺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撫着肚子，一声也不响。主席靠他很近，一边用手撫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卫生員鍾福昌同志說：“快，給他上点药。”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說：“主席，我不行了，你們繼續前进吧！”他說話非常吃力，象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嚨。他原来那張紅潤的臉，竟变得象黃紙一样。主席坐在他的身边，讓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輕輕地說：“胡长保同志，不要紧，坚持一下，我們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轉动了一下，着急地对主席說：

“主席，我不能讓您抬着我走，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我牺牲了之后，如果有可能，請您轉告我的父母，他們住在江西吉安。只可惜我不能跟您到陝北，看一看我們的根据地。”說罢又轉过臉来对我說：“陈昌奉同志，你要好好的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他說話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只看見他嘴唇微微顫动。❶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对主席和我說：“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我喊着：“班长！班长！”但他已經再也不能答应了。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緩慢地站起来。对我說：“夹被！”我順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递❷給了他。主席将夹被打开，亲手蓋在胡长保同志的身上。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我給主席搭好了鋪，准备請他来休息一下。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

❶ 顫：讀 zhàn。顫，抖动。

❷ 递：讀 dì，傳送。